

文学经典中的

众生之相

史仲文 著

《西游记》的心学，常在儒、佛之间，表现在孙悟空身上，虽然称为心猿，却又不是醇正的儒者，也不似悟道的和尚。

况且西行路上，魔怪横行，

历劫八十一难，悟空皆能战而胜之。

其中有以智慧胜的，有以决心胜的，

有以勇力胜的，

也有请各位神仙菩萨

帮助胜的。

内有真假孙悟空一节，

写得跌跌宕宕，好不有趣。



另眼看经典

大象出版社



I207.41/78

2008

【另眼看经典】

又于经典中的众生之相

史仲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眼看经典:文学经典中的众生之相/史仲文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347-4916-2

I. 另… II. 史… III. 古典小说—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4606 号

责任编辑 李光洁

责任校对 钟 骅

封面设计 刘 & 王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

制 版 郑州普瑞印刷制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32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目录

第一章 官论	(1)
一、怎一个皇权了得	(1)
1. 万千世态,自皇权说起	(1)
2. 皇权之重,重过泰山	(2)
3. 皇权独尊,百官依附	(6)
4. 皇权迷信,万民崇拜	(14)
二、天降大任于是人也——新王朝的创立者	(18)
1. 战略定位是胜败的关键	(19)
2. 得才者胜,失才者败	(24)
3. 妙算者胜,失算者败	(37)
4. 得人心者得天下	(45)
5. 经济基础最终决定战争胜负	(55)
三、无可奈何花落去——亡国之君与改革者	(62)
1. 改朝换代的四大原因	(62)
2. 乱自上作——话说亡国之君	(64)
3. 无官不贪,天下怎能不乱	(66)
4. 管理与改革无济于事	(72)
四、皇权文化批判	(76)
1. 权制批判——从权力在天到权力在民	(76)
2. 人才观念批判——从伯乐相马到赛场赛马	(77)
3. 腐败批判——从无官不贪到制衡廉政	(77)
4. 人身依附批判——从甘心为奴到自立为人	(78)
5. 决策批判——从一人智慧到科学程序	(78)

6. 战争观念批判——从唯胜是求到生命大于战争	(80)
第二章 儒论	(83)
一、儒学的反思	(83)
1. 儒学成为官学,满足了历史的要求	(84)
2. 儒学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	(85)
3. 儒学特有的二元性品质	(86)
4. 儒学的涵容性和承纳性	(89)
5. 小农经济与历史的选择	(90)
二、六大名著与儒学	(91)
1. 六大名著难离儒学	(91)
2. 明君贤相话三国	(97)
3. 江湖大儒宋公明	(105)
4. 亦佛亦儒《西游记》	(116)
5. 叛悔之作《金瓶梅》	(124)
6. 堪笑儒林众生相	(132)
7. 衰亡绝唱《红楼梦》	(143)
三、儒学文化批判	(151)
1. 儒学价值观念批判	(151)
2. 儒学伦理观念批判	(152)
3. 儒学礼制批判	(153)
4. 儒学中庸观念批判	(154)
第三章 民论	(155)
一、农民是民众的主体	(155)
1. 农民的主体地位	(155)
2. 农庄的兴衰与农民的分化	(158)
3. 官逼民反,乱自上作	(161)
4. 历史的怪圈:造反等于不造反	(164)
二、工与商的从属地位	(166)
三、男仆和女婢的悲惨境遇	(170)
1. 婢女形象	(171)
2. 男仆形象	(186)
3. 半奴半主,亦尴亦尬	(189)

4. 豪奴恶仆,事出有因	(192)
5. 种仇得仇,种恨得恨	(194)
四、侠、医、艺、妓、僧与道	(195)
1. 侠的真假与社会认同	(195)
2. 良医与庸医	(198)
3. 江湖艺人	(199)
4. 妓女善恶莫轻论	(202)
5. 形形色色世外人	(205)
五、帮闲者与无助者	(209)
六、传统民文化批判	(217)
1. 民的地位与价值批判	(217)
2. 民的生存基础批判	(218)
3. 民际关系批判	(219)
4. 民的生存方式批判	(220)
5. 民的素质批判	(221)
6. 民的弱势文化批判	(222)
第四章 家论.....	(224)
一、家庭地位论	(224)
1. 家、国同构,特色分明	(226)
2. 等级当先,礼教为本	(229)
3. 家庭如命,子嗣为大	(233)
4. 小农经济,命脉所在	(234)
二、男尊女卑论	(236)
三、性爱论.....	(243)
1. 古人与性——文明的升华与陷阱	(244)
2. 性爱——情爱的初级形式	(246)
3. 情爱——性爱的高级形式	(252)
四、夫妻论.....	(269)
五、父子论.....	(274)
六、家庭文化批判	(276)
1. 家庭关系批判	(276)

2. 贞节批判	(277)
3. 隐私批判	(278)
4. 责任批判	(278)
5. 经济权力批判	(279)
6. 婚姻形式批判	(279)
第五章 俗论	(281)
一、俗的文化品性与地位	(281)
二、百俗之中，以吃为首	(286)
三、百事之中，丧事为先	(294)
四、似神似巫，谁信谁疑	(297)
五、民俗批判	(302)
1. 创造不足，守成有余	(302)
2. 迷信多多，科学少少	(303)
3. 面子至上，精神受罪	(303)
4. 注重养生，轻视卫生	(304)
5. 娱乐方式，亟须丰富	(305)

第一章 官 论

一、怎一个皇权了得

1. 万千世态,自皇权说起

官论亦即皇权论——唯皇帝才是百官的靠山、统领与代表。

中国古来的事情,至少从秦王朝始,离开皇帝,国家就讲不清楚。司马迁深谙此道,创立纪传体,以皇帝为经,以列传为纬,经纬协调,成其大观。这一点,和西方文化有着显著的区别。

中国文化,至少自秦始皇以来,绵延而下,都是以帝王为主轴,以皇权为中心的。虽有数次大的分裂,然而,分裂终将走向统一;就是在分裂期,依然是皇帝作为各个统治区的主脑。东晋十六国,天下大乱,但乱有乱的头绪,抓住十六国的皇帝,便找到了头绪。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分治,线路清楚,在南,则宋、齐、梁、陈,在北,则魏、齐、周、隋。后来史家称这一段的史书,为“八书”、“二史”,不但头绪清楚,而且简要明白。

西方的历史则不同,西方少有中国这样统一的历史,最接近统一的时期,则是古罗马帝国时期。然而,时间未久,地位动摇,罗马帝国以武力征服天下,未能用武力使天下宾服。到了君士坦丁时代,统治阶级终于认识到,只有依靠基督教才能达到安定民心、保证王权的目的,于是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但是,基督教的性质决定了它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却不能使人民全然屈从于世俗政权之下,不但不能全然屈从于世俗政权之下,而且要对世俗政权以神的名义发号施令。所以,在整个中世纪,王权与教权的斗争都不曾终止过。所区别的,只是斗争的激烈与缓和而已。十字军东征时代,教权大于王权;十字军东征之后,世俗王权在一些国家强大起来,双方斗争日趋激烈,加上商业发达、近代城市的确立以及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等种种原因,终于自13世纪开始,酿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

简单地说,西方历史文明是二元性质的,王权为一元的代表,教权是另一元的代表。因为它具有双元的性质,所以很难建成类似中国汉唐王朝这样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但这也给新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提供了方便,提供了动力。

中国的情况则不然,虽有宗教,但其地位不能和皇权相提并论。皇帝的权威不仅远远在宗教之上,而且在一切权力形态之上,帝王兼有君意与神意。所谓天人合一,反映在皇帝身上,就是膺天命而君临天下,皇帝便是天子。天子的权威表面上看不是绝对的,实质上它是很难限制的。因此,国家的灭亡,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王朝的灭亡。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这样的方式标志国家的历史,在西方是很难想象的。说到古希腊,人们就想到雅典文化和斯巴达文化。说到古罗马,人们就想到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说到中世纪,人们便联想到基督教文化。到了文艺复兴之后,用帝王和宗教来代表其文化特征的事情就更没有了。西方古来也有和秦皇汉武一般的人物,如亚历山大和恺撒,然而,亚历山大大开拓的乃是希腊化文明,而恺撒只是罗马共和制的终结者,用他们的姓名代表那两个时代并不公允。

中国的历史情况不然,君权一统天下,正是时代的代表。而且除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谁更能代表那一段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呢?要说孔夫子的影响,远远大于他们的,然而,孔夫子亦坚决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让他老人家代表中国古代文明,便是对他的最根本的信念的背叛。唯有跳出这个历史圈子,回头望去,仿佛才可以说:哦,所谓中国封建时代,其实正是儒学时代哩!

2. 皇权之重,重过泰山

中国 5000 年历史,确实实有着数不尽的视死如归、“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英雄好汉。这样的好汉,没有历史记载的不说,至少自西周以来,历朝历代,都不少见。在六大名著中,尤其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描写社会大题材的著作中,更是豪杰林立,猛士辈出。

然而,中国的大丈夫,一遇到皇帝,马上大打折扣。你可以泰山压顶不弯腰,也可以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但皇帝可不是泰山,皇权重于泰山,任你什么样的英雄,一遇皇权,马上脚软,叫你生,你就生,让你死,你就死。而且就是你的冤比天大,你也不能有怨言;就是将你灭门九族,你也只能自认时乖命蹇。

要说梁山泊的英雄,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然而,对于宋公明哥哥,不论是威震大名府的玉麒麟,还是神机妙算的智多星;不论是无法无天的黑旋风,还是倒拔垂杨柳的花和尚;不论是神力无穷、醉打猛虎的武行者,还是

怒天愤地无所发泄的阮氏三雄；他们都服从宋江，爱戴宋江，对宋大哥佩服得五体投地。不闻其名，凶形毕露；一闻其名，纳头便拜。然而，就是这位宋公明，一想到皇帝，便有些站不住脚跟，一睹圣颜，便浑身酥软；皇天在上，罪民在下，封官也由他，贬斥也由他，叫生也由他，叫死也由他。

中国的皇权之重，重过泰山。这在六大名著中，无论显隐，都有同样的表现。《西游记》乃神话故事。历史上真实的唐僧去天竺取经的时候，关禁未开，他走出大唐国境是不合法的。所以唐玄奘虽然是中印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友好使者，却又是以不合法的身份偷越国境的一位很特别的和尚。然而，到了《西游记》里，他的西天取经便有了皇权色彩，不但不再违禁，而且有了极好的名誉——他不仅成了合法使者，而且成了大唐皇帝的御弟。这样的荣誉，才是最荣耀的哩！《西游记》这样写道：

太宗见了领子，即命众僧：“且收胜会，待我差人取得‘大乘经’来，再秉丹诚，重修善果。”众官无不遵依。当时在寺中问曰：“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取经？”旁边闪过法师，帝前施礼道：“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唐王大喜，上前将御手扶起道：“法师果能尽此忠贤，不怕程途遥远，跋涉山川，朕情愿与你拜为兄弟。”玄奘顿首谢恩。唐王果是十分贤德，就去那寺里佛前，与玄奘拜了四拜，口称“御弟圣僧”。玄奘感谢不尽道：“陛下，贫僧有何德何能，敢蒙天恩眷顾如此？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随在佛前拈香，以此为誓。唐王甚喜，即命回銮，待选良辰吉日，发牒出行，遂此驾回各散。^①

这段话很值得研究。因为它虽然不长，却写得十分奇异——中国式的文化奇异。

一奇，“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取经？”取经本来是出于对佛的信念，然而，到了此处，变成了“朕的旨意”。我们试想，如果没有“朕”——皇帝的旨意，那么，玄奘法师还会去西天取经吗？唐僧取经，这一件宗教史上的特大事件，到了这里，竟然成了大唐皇帝的圣明旨意，不知佛家子弟读书至此，有何感想？

二奇，皇帝既下圣旨，和尚立表忠心。唐太宗一言未了，旁边便“闪过法师”——这法师的身法好快哟，而且上前施礼，向太宗痛表决心：“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第一句，是三藏自称，叫做“贫僧不才”，虽是谦词，不合和尚身份。贫僧已然自谦，不才更成赘语。这第二

^① 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8页。

句，“愿效犬马之劳”，又觉离奇。和尚自有信仰，其信仰基础是四大皆空。空本无着，唯空自善。然而偏要讲“愿效犬马之劳”，和尚自称犬马，这样的和尚，还有取经的资格吗？第三句更怪，“与陛下求取真经”，佛经是宗教的典籍，本与世俗无直接关系。然而，此僧——《西游记》之僧，却信誓旦旦为“陛下求取真经”。此种言论，可说是咄咄怪事。然而还有第四句：“祈保我王江山永固。”万里取经为江山的，大约只有中国的和尚，或者说只有中国传统文人笔下才能写出这样的忠心和尚。

三奇，皇帝与和尚结兄弟。和尚出世远俗，入了空门，既出家之日，父、母、兄弟、夫妻、姐妹，一切亲情，皆已断绝，从此礼佛，不染俗情。然而，中国的皇帝不管这一套，你和尚不染俗情，但本皇帝偏与你结拜兄弟。其意言若曰，你既为朕效劳，朕必定不亏待于你，于是你恭我敬，便成了兄弟。唐王此说，句句皆谬，而玄奘闻此，却又感激不尽。

四奇，拜兄弟还要佛作证。唐皇既要与玄奘结拜，便有个仪式问题，这仪式应该在什么地方举行，却又是个有趣的问题。《西游记》的解决办法，是到佛前结拜，而且看来这还是唐王的主意——“唐王果是十分贤德，就去那寺里佛前，与玄奘拜了四拜，口称‘御弟圣僧’”。皇帝与和尚拜把子，称兄道弟，已然不堪，而且还要把这仪式，放在“寺里佛前”，我佛虽然慈悲为怀，怕也要气得肚痛。

五奇，和尚向皇帝发誓。其誓曰：“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唐僧既是取经，照理说，纵然发誓，也应该向佛祖发誓，但我们的唐僧，偏要向皇帝发誓，而且不取真经，不敢回国。不但不敢回国，还要永堕沉沦地狱。和尚口不妄言，发誓便不合佛法，然而在中国皇帝面前，只能“一片丹心，誓不辱命”。唐僧有了这样的身份，向西天取经，好不神气。

六奇，上述五奇尽管十分离奇，但《西游记》的作者和千千万万个读者并不以为奇。因为按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理解，君臣关系——管你和尚不和尚，就该如此，就须如此，不如此，反而不合人伦，不合情理。

皇帝权威之大，可以决定人的一生荣辱。平常人的一生荣辱，在皇帝那里，也不过是一念之差。

《水浒传》里最有名的坏蛋是高俅。这高俅本是二流子出身，又是个帮闲使坏的货色。书中说他：

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那字去了“毛旁”，

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①

这高俅从小不干好事，因为“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这样一个东西，说起前程二字，定会令乡邻左右笑掉大牙。但是不。任你天下多少好汉，得不到一星半点为国效力的机会，偏这高俅，不出几年，便晋身朝廷，而且坐上了大宋朝殿帅府的宝座。

为什么如此？因为高俅会踢球，而后来的宋徽宗也好踢球，他们俩是“以球会友，一见钟情”。端王做了皇帝，高俅便成了殿帅府的主人。只要皇帝看得上，不怕鸡犬不升天。

然而，这还不算最典型的事例，因为宋徽宗既是亡国之君，高殿帅又是奸佞之臣。最典型的事例则是刘玄德三顾茅庐。

刘玄德三顾茅庐，决定了诸葛亮一生的命运。这说明，即使如诸葛亮这样的英才，如没有权力者，尤其最高权力者的赏识与信任，也将一事无成。刘备得孔明，叫做“如鱼得水”，孔明受知于刘备，叫做“知遇之恩”。

想当初，诸葛亮隐居在隆中的时候，虽然表面上心甘情愿躬耕于田亩，但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他的抱负是伟大的。唯其如此，他虽偏处于隆中田舍之地，还要与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相友善，“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②诸葛亮虽是笑而不言，却又自比管仲、乐毅。不但如此，他还要抱膝长啸，他还要作“梁父吟”。啸以舒心，诗以言志，又自号“卧龙”，可见，虽是隆中一青年学子，其志向之高，其心气之盛，其企望之大，其识见之奇，都是与众不同的。而他初见刘备，便留下那篇振聋发聩的《隆中对》，从此又可知道，他不但志向超群，而且对于天下大势早已成竹在胸。

不过，据《三国志·蜀志》记载，当时人们对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很不以为然，所以作者才写道：“躬耕田亩，好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

时人不买账，刘备独能三顾茅庐，请他出山，并且委以重任，说是“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

刘备信任孔明，关羽、张飞不满意。但关、张虽近，不能动摇刘备的决心。刘

① 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

②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11页。

备临死时,还要托孤给他,可说天下知音,莫此为甚。从诸葛亮这一面看,就是知遇之恩无以为报,所以他才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从而成就了他与刘备明君贤相的典型形象。

皇帝一念之差,可能使蚯蚓成龙,也可能使巨龙化土。皇权如此厉害,不能不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红楼梦》堪称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但书中没有皇帝的形象出现。这里面也有原因。一是作者的着眼点不在朝廷而在家庭,故而,皇帝出面意义不大。二是作者重点写大观园,皇帝不能来大观园,真的来到大观园,又怎么表现园中姐妹和贾宝玉呢?加之他所写的,都是他深知的。对于王公贵族生活,他很有切身体会,所以写来得心应手,但对宫廷生活,他并不熟悉,更不深知。虽然《红楼梦》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对于皇帝老儿,却只能告付阙如。

然而,皇帝没有现身,不等于他的权威就小了。事实是,虽然皇帝没有露面,但那权威却依然在焉。而且不但《红楼梦》如此,其他五大名著皆是如此,皇帝作为中国封建文明的核心部分,不管他出面与否,他的影响都是无法比拟的。

3. 皇权独尊,百官依附

自秦以来,中国古代社会属于中央集权制的官本位社会组织模式。所谓中央集权,指一切重要的权力和决策,集中在皇帝手里,皇权高于一切。所谓官本位,即官、吏、僧、道、士、农、工、商各个阶层,以官为尊。这一点显然和西方中世纪的情况有鲜明区别。西方中世纪时,宗教地位崇高,教士身份特殊,没有哪一个世俗官吏身份高于乃至贵于教士的,也没有哪一个国王可以凌驾于教皇之上的。中国的情况不一样,虽有各种宗教存在,但皇帝的地位独尊;虽不贬低和尚、道士,但官僚的地位更为显赫。所以说,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宗教性国家,而是一个以皇权为中心,以等级制为基本存在方式的世俗性国家。

造成皇权独尊的条件固然很多,最基础也是最主要的,还是小农经济基础、以皇权为中心的等级制度安排以及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观念。这三者相互依存,构成中国古代特有的极稳定的社会文明方式。

中国古来曾经强大,汉代可以与古罗马时代一比高下,唐代则独领风骚于世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与这种三位一体的文明模式有莫大的关系。

中国的这种文明模式必然形成强烈的人身依附的人际关系,必然形成皇权崇拜的社会价值观念。而且这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不是被动的,常常是主动的,不是被社会所唾弃的,而是为正人君子所追求的。这就是说,追求人身依附的不仅是小人、恶人,或者各种各样的行为不轨者,而且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包括

贵族、士人、农民、商人,甚至包括和尚、道士和一切在世俗社会生活中追寻一席之地的人。

人身依附,无所不在。

恶人如西门庆,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超级地痞。但凡人间能有的坏事,可说无所不为。然而,没有靠山不行。而且身后的靠山一旦有个一差二错,在他这里便是地动山摇。《金瓶梅词话》第十七回“宇给事劾倒杨提督,李瓶儿许嫁蒋竹山”写杨提督被参,陈亲家打发儿子儿媳来西门家躲灾避难,那西门庆往日的威风,早一阵风吹到爪哇国去了。昔日只是天是老大,我是老二,如今成了没头苍蝇,飞也不是,落也不是,蒙在鼓里,只是心慌。后来看到一张抄录来的东京印报,情形更其难堪。书中写道:

西门庆不看万事皆休,看了耳边厢只听颼的一声,魂魄不知往那里去了。就是惊损六叶连肝肺,唬坏三毛七孔心。即忙打点金银宝玩,驮装停当,把家人来保、来旺叫到卧房中,悄悄分付,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雇牲口,星夜上东京打听消息,不消到尔陈亲家老爹下处,但有不好声色,取巧打点停当,速来回报”。又与了他二人二十两盘缠。绝早五更,雇脚夫起程,上东京去了,不在话下。

西门庆通一夜不曾睡着,到次日早,分付来昭、黄四,把花园工程止住,各项匠人都且回去,不做了。每日将大门紧闭,家下人无事亦不敢往外去,随分人叫着不许开。西门庆只在房里动旦,走出来,又走进去,忧上加忧,闷上添闷,如热地蚰蜒一般,把娶李瓶儿的勾当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吴月娘见他每日在房中愁眉不展,面带忧容,便说道:“他陈亲家那边为事,各人冤有头,债有主,你平白焦愁些什么?”西门庆道:“你妇人知道些什么?陈亲家是我的亲家,女儿、女婿两个业障,搬来咱家住着。这是一件事。平昔街坊邻居,恼咱的极多,常言机儿不快梭儿快,打着羊驹驴战。倘有小人指戳,拔树寻根,你我身家不保。”^①

文章写得好,把个西门庆的狼狈,写得活灵活现。平日里何等霸道,此时间只顾丢魂丧胆,房子也不盖了,李瓶儿也不娶了,门也不出了,客也不见了。吴月娘一问,连实话都说了。

西门庆何曾如此老实这等乖巧过的,何曾这么认真地回答过太太的问话的,又何曾把心底的机关泄密给他人的?

然而,现在不行了。颼的一声,魂都没了。已经“如热地蚰蜒一般”了。这

^①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页。

时的西门庆可不是诱奸潘金莲、毒死武大郎、气死花子芳、玩弄李瓶儿的西门庆了。而且,看他对吴月娘说的那番话,他对自己平日的表现,其实明明白白,所以才说“平昔街坊邻居,恼咱的极多”。既然知道“恼咱的极多”,为什么不加检点呢?就因为身后有靠山,你们这群小人,恼只管去恼,本老爷怕你们怎的。然而,此一时非彼一时也,“打着羊驹驴战”,思前想后,不免哆嗦。

然而,一旦打通了蔡太师的关节,马上神气起来,那情那景又像气吹过的一般。于是花园又要修了,房子又要盖了,李瓶儿又要娶了——而且还要讲个娶法,先打那乌龟王八蒋竹山一顿,再大大地羞辱李瓶儿一番。其意若曰:西门大官人还是西门大官人,看你们这些“碎催”又能把你家大官人怎的?

西门庆的靠山是杨提督,杨提督的靠山是蔡太师,蔡太师的靠山是宋徽宗,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身依附,不是简单的一个人靠着一个人,而是按着等级顺序,层层叠叠,重重复复,最后形成如宝塔样的社会依附模式,坐在那塔尖上的,便是皇帝。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是作者写得最鲜活最靓丽的一个人物。所谓没有凤姐,书便沉闷一半,凤姐一到,锅、碗、瓢、盆,一起跳舞。

要说凤姐的本事,那也绝对了得。贾府那样一个大家庭,而且人际关系恶劣,一个个如乌眼鸡似的,恨不能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还有贾赦的淫威,贾政的道学,邢夫人的贪婪不知进退,王夫人的真凶恶假慈悲,加上这个受宠,那个多心,这个心机深重,那个多嘴多舌,上上下下,一天恨不得有几百件事。在这表面平平静静,内里乱七八糟,表面红红火火,内里无奇不有,表面繁荣昌盛,内里朽烂无可收拾的情势下,好个王熙凤,偏能上下沟通,前后遮拦,内外协调,左右逢源,越是忙碌,越显出她精神百倍,越是复杂,越反衬她才略过人。好事做得佳,坏事也做得狠,既挡得住风,也压得住火,既担得起事,也丢得起人。整个贾府之中,凤姐可说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威风到了头,聪明到了顶。然而,最终“王熙风力拙失人心”,把个绝世才女,弄成一梦黄粱,作者还要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仙家还要暗示,王熙凤的作威作福,不过是背靠冰山。

背靠冰山——冰山怎么靠得住呢?然而,没有这冰山,又哪有王熙凤这只彩凤。反过来说,对于王熙凤而言,就是冰山也只能靠它了。有这冰山,便有许多文章可做。没了这冰山的时候,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谁让她“凡鸟偏从末世来”呢?那结果,只好“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西门庆是个恶人,王熙凤也不能算是好人,他们的人身依附,自有其功利目的在。你不要看西门庆对于蔡太师表现得百般孝敬,见了太师如见了亲爷老子一般。那不是孝子之孝,

那不过是一桩社会交易,那意思仿佛苍蝇望茅厕——必有所为。

然而人身依附,并非止于西门庆、王熙凤之流而已。换句话说,坏人必搞人身依附,好人也要人身依附;弱者既要人身依附,强者还要人身依附。一个扶风系柳的弱女子,不依附他人,生存也难。而一位形如鬼怪的大力士,不依附他人,同样活得日日遭穷,月月憋气。君不见梁山泊第一不遵纪不守法、好喝酒好惹事、不怕天不怕地的黑旋风李逵乎?其人身依附,不仅是自觉自愿的,而且到了痴迷如狂、至死不悟的程度。虽然李逵也曾因为听说宋江干了坏事,而急过,而恼过,而砍倒过杏黄旗,而大闹过忠义堂,但他骨子里,对于宋江大哥,却是百依百顺,让他活他就活,让他死他就死。

宋江当了梁山头领,头一件心事就是招安。招安是他的命,一日不招安,一日不快活。

宋江最喜招安,李逵不喜欢招安,想当初流落江州,当个小牢头,有什么好?还是跟着宋江上了梁山,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才有了他黑旋风的一片自在天地。招安招安,李逵一听,便不耐烦,但宋大哥要做的事,他又怎能不从。尽管当宋江第一次以作诗的方式向梁山泊众兄弟提出招安时,那李逵吃酒带醉,大闹了一场。但见——

黑旋风李逵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颠作粉碎。^①

然而,次日清晨,等他的酒醒了,众头领对他说:“你昨日大醉,骂了哥哥,今日要杀你。”那李逵道:

“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罢。”^②

于是,由“众弟兄引着李逵,去堂上见宋江请罪”。宋江一番教训,“李逵喏喏连声而退”。读《水浒传》不要只看见“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只看见沂山上力杀四虎的李逵,还要看见“喏喏连声而退”的李逵。这样的李逵才是完整的哩!

李逵不怕死,身经百战,未曾阵亡。亲手杀死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宋江。宋江让他喝了毒酒,对他说:“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与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你死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风景尽与梁山泊无异,和你阴魂相聚。”^③李逵呢?他不但无恨,而且无怨。对着宋江垂泪道:

①②③ 施耐庵:《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3、884、1411页。

“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①

李逵何以这般？李逵何以如此？

李逵是一条好汉，好汉离不开人身依附。孙悟空是一位曾经大闹天宫的神猴，他也离不开人身依附。

照理说，孙悟空的人身依附不是自觉自愿的。然而，他是从造反开始，而以皈依佛法告终。他拜师之前，没有多大本领，最是自在不过，一入师门，便受师戒，于是叩头行礼，成了“文明”人，后又成了唐僧的徒弟。虽然猴性难改，怎奈佛法无边。而他本人也甘心情愿，便做了护法的和尚。孙悟空不把神鬼放在眼里，对玉皇大帝，他也满不在乎。但他常对人言，生平只拜三个人，一拜师父，因为师父对他有救命之恩，二拜观音菩萨，三拜佛祖。他依附的正是这三位常常令他痛苦不堪却又无可奈何的人。

人身依附，在下层社会虽多表现；在上层社会，表现犹多。六大名著中，写高层人物的首推《三国演义》，但其中的人身依附关系，比较其余五书，不但不见减少，反而表现得更为突出。

刘备这一面是不消多说的了，武将如关羽、张飞、赵云，文官如孔明、庞统、法正，每个人都把刘备奉为贤主，一生追随，永不图变。关云长挂印封金，千里寻兄。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张飞是谁的话也不听，独在大哥面前表现得老老实实，那样子仿佛李逵与宋江的关系。三国之中，蜀汉被作者看成正统，刘备可谓贤明君主的典型，尽管如此，他手下依然有不少冤情。西川有一位彭漾，按说是个奇才，因为对刘备有些牢骚，并曾写信给马超，宣泄一番。马超见信，就紧张了，把信呈送刘备。彭漾写信，马超紧张，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心里没底，生怕因为彭的信连累自己。所以马超在蜀汉，虽然官封左将军，《三国演义》上说他名列西蜀五虎大将，然而，他生活得并不坦然。马超是一个悲剧人物，他自己既没有希望成为一方之主，只有依附于他人，但他不是关羽，不是张飞，也不是赵云，他和刘备没有那样密切的关系。俗谓伴君如伴虎，在马超那里，恐怕是有很深切的体会的。

曹操那边的情况比较复杂，不是他本事不行，而是他要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所谓人身依附，照逻辑就该依附于汉献帝。但他不能同意别人这样做，虽然很多文武官僚名为汉官，但骨子里必要忠于他曹操才行。在一切正统者看来，曹操才是一个大大的奸臣。所以，曹操虽然爱才，却不免杀戮不断。虽然他坚决主张唯才是举，却有许多才子学人死在他的手里，如荀彧、杨修、阮瑀、孔融等。

^① 施耐庵：《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11页。